



发明創造的人

第一集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發明創造的人

第一輯

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共有十二篇文章，反映了当前湖北省、武汉市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热情歌颂了工农业战线上发明创造的英雄人物。其中有楊德重小组、龙文忠、馬學礼、赵大义等创造发明的英雄事迹的介绍，这些敢想敢说敢干的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人以极大的鼓舞；群众创作有汽車司机傅相安、陈劍超等几篇文章，讀者能够鮮明地看到新人物的新面貌。

发 明 創 造 的 人

第 一 輯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开·3 $\frac{1}{4}$ 印张·78,000字

1958年11月第 1 版

1958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600

统一书号：T 10106·229

定 价：(6) 0.34元

目 录

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	赵 專 1
工人发明家龙文忠	淑 耘 23
两道濃眉	洪 洋 39
詹淑权和楊菊珍	辛 璽 45
父子发明家	聶 成 57
坚强的人	蔡华波 65
赵大义和他的水車	孙 方 75
敢想敢干	傅相安 80
牛伢制机器	程万里 86
老傘工的光輝	譚振典 91
促进派占了上风	陈劍超 94
摔倒了，站起来，大跃进	田保桃 99

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

——記全國知名的楊德重小組

趙 尋

一九五八年的“七一”，武漢市響起了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進軍號，在數千人的進軍大會上，緊接着市長致詞以後，第一個上台發言的是個身材並不高大，體格却很壯實的人，從棕黑色臉上滿布着飽經風霜的皺紋和頭上花白的頭髮看來，已經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看他揮動着粗大有力的手臂，聽他樸實無華、帶着某些專業辭匯的語言，就能知道這是一位久經勞動鍛煉的老工人。他是誰？他就是全國知名的抹灰小組，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楊德重小組的組長楊德重同志。

就是這個小組，五二年以來先後創造和改進了二十二種抹灰工具，制定了一套嶄新的操作程序，連續四十四次被評為先進單位。就是這個小組，戰勝了種種困難，創造成功了“三用噴漿機”、“灰漿輸送泵”，鋪平了抹灰機械化的道路，使工效由每天二十八米的國家定額躍進到每天一百四十米，而成本比手工操作降低了69.6%。就是這個小組，試驗“壓力灌漿混凝土”初步獲得成功，為建築工程的技术革命打開了大門，這一改革不僅大大節約了國家的投資和勞動力，更大大加快了施工的速度，將給建築工程帶來重大的影響。而這個小組全組僅有十二個工人，其中六級以上的高級技工不過三人，工人的文化程度大多在初小三年級左右。他們卻敢想敢干，不在困難面前低頭，堅韌不拔地大鬧技術革命。

“第一步真难迈呀”！

抹灰这个工种，大概从鲁班祖师爷传下来就是这样一抹子一抹子抹的，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改它一下，楊德重曾經也是这样。解放以前，累死累活的，一天做的不够一天吃的，楊德重成天价汗水、泪水和着灰浆水一块儿往墙上抹，那有心思去想什么改良工具。解放以后，楊德重拿起了多年沒有拿起的抹子，象看見亲人似的，他只想多卖点气力，多抹它几平方米，也沒有想到过要从工具上打主意。可是，一个人累得腰干直不起来，手腕酸得拿不住抹子，一天頂多也只能抹个八、九米，而工程任务一来就是几千几万平方米。領導上急得只撓头，来找楊德重商量：“楊師傅，你人头熟，能不能給找些工人来？”楊德重四处打信，找来了几个同行的，可几个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工地主任又来找楊德重：“楊師傅，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你們老师傅多辛苦点，咱們多召几个徒工。”可徒工召来了，一时又頂不上用，檐灰綫，做窗台……这些技术高点的活非得等老师傅做完了，他們才能插得上手，老技工又少，工程还是蝸牛似地往前爬。

五一年，瓦工苏长有小组創造了“三段砌磚法”、“双手挤浆法”，砌磚工程的速度大大提前。可是，墙砌好了，沒有門窗，一所一所楼房立在那儿象沒有长眉眼的人一样，木工一看着了急，出现了个謝万福小组的“大流水作业法”，赶上了砌磚的速度。可是，房子盖好了，門窗安好了，抹灰又跟不上进度，工程还是交不了工。看着一堵一堵沒有抹灰的墙，就象沒有梳洗打扮的姑娘，抹灰工心里也着急。楊德重看看工地主任的臉色，就知道領導上也在为抹灰的事伤脑筋。

这一天，下了班，他找上了老朋友肖師傅：“……不行呀，老肖，咱們抹灰工落在后头了！”

“不要紧，打它几个連班。”

“光打連班不解決問題，累死你也就多个十米二十米的，这不是常事，人家一來就是加一番。”

“那你說怎么办？”

“得改进工具，这抹子不行了。”

“什么？你要扔祖师爷傳下来的飯碗子？”

“这玩艺不赶趟呀！”

“几千年来，多少精巧的活儿都是这玩艺做出来的，你就看不起它！”

“咱們不能为这祖傳的玩艺耽誤了工程进度。”

“那你有什么高着？”

“我就想找你來合計合計……”

“老楊，咱們是工人，就凭手艺干活吃飯，有这工夫多抹它几抹子，別想那些邪門外道……”

“老肖，咱們是工人，工人是國家的領導人，要拿出个当家作主的樣子，人家苏长有、謝万福能干的事咱們也能干！”

“你別跟着他們去赶时髦，他們那长不了，你没听工人們背后怎么議論他們。”

“那些人都是思想落后……”

“那你也进步去吧！”肖師傅提起飯盒，甩手走了，兩人談得不欢而散。

楊德重並沒有灰心，小組里还有些“少壯派”“革新派”是同情他的。經過大家的研究，終於創造了个“双手托灰板子”，用这种新工具可以一抹一大片，工效提高一倍以上。領導上很支持，要大家來学习推广，讓楊德重來表演給大家看，大家看了反映很冷淡。有的当面諷刺：“这是什么高着呀，楊专家？”有的組公开拒絕采用，把新工具往楊德重面前一扔：“这是他媽的什么新工具，純

粹是累死人的家什!”有的背后設罵:“楊麻子不死,我們的生活就沒有个提高!”“他的新工具一搞出來,定額就往上漲……”有的大技工反對:“有這玩藝還要我們干什么,多大技術也顯不出來呀!”在自己小組里這新工具也使不開,楊德重就想找肖師傅去研究研究,肖師傅說了句:“這新工具不錯呀……”拿起他的抹子干活去了。几个擁護的人有的也動搖了:“使這玩藝是沒有老抹子順手,真够累人的,還是算了吧!”剩下楊德重拿起那個新工具獨自出神。

“這第一步真難邁呀!”楊德重心里想:“可是,明明看到新工具比舊的強,為什麼他們就不肯使呢?老工人可能是使舊工具使慣了,一時換不過手來,我就找些青工來訓練,拿實際效果來影響他們。”於是,他決定從這方面來試試看。

那時,公司里有个副工,叫潘俊,頂精干的个小伙子,就是脾氣燥,愛跟人干仗。有一天,楊德重走過他房門口,看見小潘一個人躺在床上:“小潘,你怎麼沒有上班?”潘俊話沒出口眼淚就快掉下來了:“沒有人要我……”原來因為他總愛跟人扯皮,吵鬧,誰都嫌他,撥那組那組打回票。“沒有人要?我們要,下我們組吧。”“楊師傅……”想不到吵嘴打架頂厲害的个小伙子,竟感動得流起淚來。

楊德重找到了韓隊長,把要調潘俊的事說了一遍,韓隊長說:“你知道潘俊是个什麼樣的人,到那組那組不要!”“不要緊,我們能幫他轉變……”張會計也在一邊說:“你能轉變了他,我請你下館子。”“好,一言為定。”楊德重就這樣把潘俊領來了。

一來,楊德重先找潘俊談了回話,約法三章:一、不許同人爭嘴打架,二、做工要听指揮,三、要學習使用新工具,交換條件是不叫他做副工了,楊德重收他做徒弟,教他新技術。老楊再三叮囑小潘:“師傅領到門,修行靠個人”,成不成了人就看自己了。小潘歡天喜地接受了條件,以後果然轉變了作風,手藝進步得很快。

小潘进組以后，不多天的工夫，一方面是他肯用心鑽研，一方面也是新工具比較容易掌握，他抹灰的速度很快就赶上了老师傅。有一次，小潘和肖师傅在一个工号里做活，小潘用的是新的“托灰板子”，肖师傅自然沒有把小潘放在眼里，可想不到下班的时候一看，小潘比他多抹了一半。他想挑点毛病，質量上也找不出什么問題。心里想：今天太沒使勁，明天加点油，給点顏色他看看。第二天沒到上班时候肖师傅就来了，这一天，肖师傅沒有顧上抽烟，連水也沒多喝，使尽了力气，紧赶慢赶，到收工时一看，小潘又拉了他一半还多，扔下抹子，肖师傅头也不回就走了。第三天，小潘仍然赶在肖师傅前边。下班的时候，楊德重来找肖师傅：“老肖，我老婆今天給我打了半斤酒，上我家喝两盅去。”两个老师傅一直談到了夜深。隔天，小潘清早去上工，肖师傅比他来得还早，小潘找他的“托灰板子”，到处找不着，抬头一看，肖师傅正使着呢。肖师傅回头一看小潘：“小潘，你找什么？”小潘很精明，忙說：“我找提灰的桶，我給您提灰浆去！”小潘笑着跳着找楊师傅去了。

从此，新工具在小组里才打开了局面，大家再也不光是拚体力干活，都开动脑筋来捉摸改良工具、創造工具了，一个創造革新的热潮在楊德重小组掀了起来。先后他們創造了“双手擰綫器”、“标准靠尺”、“标准窗框器”、“大三角尺”等二十多种工具，这些新工具的使用，打破了过去对技术的神秘观点，利用这些工具，小技工也可以干过去大技工的活，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大大加速了抹灰工作的进度，定額由五二年的八米提高到了五六年的二十二米。

小事不倒一勁儿推

五六年三月，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重工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代

表會議，楊德重代表小組出席了。一到北京，遇着部里一位負責同志，抓住楊德重就問：“老楊，你還在使你那抹灰板子呀？”“還在使……”“人家建筑工程部已經在搞抹灰機械化，你那板板落后了。”不幾天，小組從哈爾濱寄來封信，說大家正在討論要在五七年實現抹灰小型機械化，並準備向大會倡議，可是組內有的同志意見還沒有完全一致。他把這事告訴了那位負責同志，那位負責同志非常高興：“你們這個倡議提得正是時候，快到大會上去說說。”楊德重的倡議博得了滿堂的掌聲，楊德重小組要使抹灰機械化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全國的抹灰工，但是，楊德重心里卻有點沉重。話雖然說出了口，怎麼個機械化法呢？一點門路沒有。他知道小組同志們肚子里都有多少貨色，這些連高小文化程度都沒有的人能創造機器嗎？但回過頭來一想，不機械化又怎麼能行呢？國家的建設任務一天一天緊，按現在這樣的速度，什麼時候才能到社會主義呢？未必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個破抹子破板子帶到社會主義去？楊德重參觀過不少工廠，看到那些開機器的工人，坐在那里把電門一開，自由自在地操作，那才象個勞動主人翁的樣子，可是，我們抹灰工，任務壓在肩上抬不起頭，整天累得腰酸背疼，不及人家機器轉兩轉……楊德重在從北京回哈爾濱兩千多里的旅途上，腦子里反來復去地想着：困難是不少，但無論如何要機械化，這就是他最後的結論。

楊德重一回到家裡，顧不上休息就馬上去找小組的同志們商量，大家的意見很不一致，徒工小范一聽就高興得跳起來：“我早就看別人開機器看得眼紅了，說什麼我這回非把這破抹子扔了……”

“扔了？你使會了沒有？你倒看不上它……”宋師傅對小范的態度很反感。

“別吹喇叭揚脖子——唱高調了，好好的灰不抹又想出花樣

来……”孙树林首先反对。

“只要有决心，那人家王崇倫，張明山怎么能……”

“楊師傅，”肖師傅把楊德重拉到一邊：“我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勸你別跟那些年輕人胡鬧，要說改進個工具什么的，我看你還有個道道，要說整機器那可不是我們這些人能干的，不說我們這些老粗，我問過工程師，他們也說沒門，說今天世界上還沒聽說有抹灰的機器。你看，任務這麼緊，倒不如抽出手來多干點活，不比搞這些玩藝兒有把握得多……”

王師傅也是個老技工，他可不同意肖師傅的意見：“怎麼不能搞，什麼玩藝也總是人想出來的。前年我們搞了個手搖抹灰機，雖然還有些缺點，就沒繼續搞，人家建筑工程部的劉庭山把圖紙拿去，改了改，安了個馬達，聽說也搞成機器了，我們就缺少個堅持勁兒，我看，大家出主意，決心搞，也不能說就准不成……”

孫樹林一聽提到前年搞手搖抹灰機的事就有氣：“王師傅，你還提那個手搖抹灰機呢！為那玩藝兒，咱們臉丟的還不夠呀，錢花了不少，可做出來用不上，交倉庫倉庫不收，給工地工地不要，就得走那兒拉到那兒，叫人諷刺得沒法，只好拆下零件扔在床底下……這教訓還不夠，還扯這一套！”

“干脆！”小范也火了：“誰愿干，跟楊師傅干，誰不愿干，不干拉倒……”

楊德重想不到小組同志們的意見這樣分歧，在這樣混亂的思想面前他也拿不定主意，只有把這些情況向黨委作了匯報，黨委書記找楊德重去談了話，決心支持他這一先進的倡議，並連續召開了小組會議，經過充分討論以後，大家統一了對抹灰機械化的看法。

小組同志們的意見雖然基本上一致了，但是，從那里入手呢？開了多少次會也研究不出個結果來，結論總是這樣：“大家伙留心

在現場里看看機器怎么轉動，慢慢的研究。”有一天，楊德重在廠房裏看見一個電工用電鑽鑽眼，又快又靈巧。心想：要是把鑽頭換上個抹子，轉動起來不是也能抹灰嗎？他越想越入神，也想親手去試試，剛一伸上手去，一下就被電吸住了，幸好旁邊有個木工，用木棍把他的手挑開，才沒有發生事故。楊德重剛清醒過來，大家勸他回家去休息，他却象獲得什麼寶貝似的往小組跑去。小組同志根據他提的意見一研究，大家認為還是不行，因為電鑽只有轉力沒有壓力，用力輕了灰漿粘不到牆上，用力重了灰漿又都甩跑了。但是，楊德重的鑽研精神却很感動大家。

第二天，徒工小范在現場看到水暖工洗管子用砂子噴，把氣打進去，連砂子帶銹都沖了出來，小范一想：用這玩藝噴灰漿是不是也行呢？他趕緊回去找楊師傅，楊德重來一看，說：“行，有門兒！”叫快回去把小組的人都找來看看。小范一听一溜煙又竄回去了。

小組同志們看了都認為用這辦法也許是個門路，他們把自己的想法和技術員談了，技術員搖了搖頭說：“你們還是畫個圖來吧！”畫圖對他們來說並不輕巧，可是，不畫圖又不合手續，合理化建議提不上去。沒辦法，楊德重只有用他那只拿過三十年抹子的又粗又大的手握住那只又細又小的筆杆來畫圖，腦子里想出的形狀，手上怎么也畫不出來，就是勉強畫出來了，自己看着也不象樣，撕了又畫，畫了又撕，常常每天搞到十二點鐘以後，有時畫得心煩了，就怨起自己的爹媽來：“那怕你們給我多念上幾天書呢，如今也不致作這麼大的難呀！”他愛人怕他會搞出病來，總是把電燈关了要他休息，可是，她关了，他又把它開開，一連十幾天，总算把個圖紙畫出來了，給小組同志們一看，還能看明白了。又動手做模型，用馬糞紙剪着粘着，用家里做鞋的“格棧”縫着補着，用襖襟搭着捆着……幾個人把模型也做成了。該動手搞機器

了，什么材料也沒有，机器原理、电工手艺一窍不通，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更叫人心煩的还是有些落后群众的議論。

有些人听说楊德重小組搞抹灰机器了，又議論起来：“这一回楊德重小組又要出新花样了！”

“楊麻子真狠呀，这一机械化就把咱們这行手艺全取消了，一脚把咱們飯碗子全踢騰了！”

“他們为自己出名，就不顧别人死活。”

“这一回定额不定又翻几番呢！”

“这王八羔子真害死人呀！”……

在馬路上罵，在飯堂里罵，罵得楊德重小組的人不敢在人前露面。老楊的爱人实在忍不下去了，来找楊德重：“你不能不整那熊玩艺？四、五十岁了，还叫人在背后罵娘……”

“讓他去得了。”

“你倒讓他去，我可受不了，好好有口順心飯吃，你就是个不安份，弄得大家反对你。”

“你知道順心飯打那儿来，你想过我們过去吃榆树皮，吃糠窩窩的时候沒有？”

“这会儿日子好过了，你还折腾些什么？”

“这会儿日子好过了，想想过去受苦的日子，我就不能不多卖点力气。光挣錢吃飯，我不比他們挣得少，可个个那样多会能到社会主义，这会儿咱們多受点委屈，将来他們会知道我們的好处的。”

党委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对落后群众进行了教育，說明机械化不仅对国家有好处，也是为了工人切身利益。又給楊德重小組調来了一个技术員和机械工。这一来，小組同志們的勁头更大了，沒有材料就发动大家去拣廢料，鉄板、橡皮管、廢螺絲、破鉄筒……都拣了来，就利用这些廢物，把一个破鉄桶东补西焊，

终于制成了第一台噴浆机。

試驗的那天，參觀的人不少，黨、政、工、團的負責人都來了，技術員陸進甫和楊德重小組的同志們都在機器旁邊忙碌着，大家興高彩烈地準備迎接這個經過千辛萬苦即將誕生的第一個嬰兒。一会儿，馬達開動了，風泵的气不住地往鉄桶里打進去，十分鐘過去了，灰漿還沒有射出來，大家正在着急的時候，突然轟地一聲巨響，鉄桶的蓋子崩開了，技術員的眼睛被打傷了，站在機器旁邊的楊德重和小范噴了一身一臉的白灰水，象戲台上的曹操一樣。參觀的人群失望地散去了。小組里反對的意見又起來了：“你看危險不危險！”“我早就不同意搞什麼機械化的……”“看他們還整機器不！”“這玩藝早晚要出人命……”

楊德重坐在旁邊的一塊石頭上，看着這台經過多少個白天和黑夜制成的機器，象個受傷的人一樣躺在那裡。不，他想的還不是機器，機器失敗了可以再制作，他想的是人，人的思想，剛剛在人們頭腦中樹立起來的對機械化的信念，這一次將受到多大的損害，想着想着，他用手掌狠狠地在大腿上拍了一下：決定了，要堅持下去！我們的機器失敗了，我們的思想沒有失敗……一抬頭，公司的齊工程師正在前面：“怎麼，灰心了？”

“沒有，就是不懂！”

“你們安了气压表沒有？”

“什麼，气压表？沒有。”

“這樣的機器沒有气压表怎麼行。”

安了气压表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對風泵操作也沒有經驗。又一次，在試驗的時候，管子口被灰漿堵塞了，風泵仍一個勁在往里打氣，三通開關上的一個鉄螺絲一下崩得飛了起來，正好打在楊德重的安全帽上，如果不是戴了安全帽，或者螺絲飛得再低一點，這次發生的人身事故就不堪設想了。就在這次試驗失敗以後，

老楊的愛人對他提出了警告：“你還想多活幾天不？”

“誰不想活……”

“那你就再別去試驗什麼機器了。”

“搞到這地步撐下怎麼成？”

“那崩出來的鐵玩藝不跟子彈一樣，打在身上還有個活命？”

“我知道有危險，要說死，我這可是在舊社會里要死沒死了的人，要不是共產黨，我也活不到今天，今天還活着，我就只有一個心思——小車不倒一勁兒推，不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為止。”

再苦再難，機器到底勝不過人的決心，還是那個破鐵桶，東拼西湊，左接右焊，終於，噴漿器初步搞成功了。雖然，它這時還只能噴白灰水，還不能噴水泥砂漿，但這已經給了楊德重小組的人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

機器重要，人的思想更重要

小組要調到武鋼來了，臨走的時候，楊德重最關心的是那個破鐵桶做的噴漿器，看着小范裝好了箱，送上了車站，這才放心。剛到武鋼，抹灰的工作不多，小組就到處打游擊，哪兒活多到哪公司去。工業建築中需要抹水泥砂漿的多，而那個噴漿器只能噴白灰水，不能噴水泥砂漿，機器一時用不上，大家還是只有干手工業。可是，楊德重還是放不下他的那個破鐵桶，他想：既然能噴白灰水，就有法噴水泥砂漿，小組的同志們干活去了，他就同小范等幾個青工留在工地上整機器。

誰都知道楊德重小組是個先進小組，對他們都很重視，公司的領導人一見面就問：“老楊，工作怎麼樣？”

“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很好，有什麼困難沒有？有問題提出來，我們一定幫你解決。”

對他們工作上的關心雖然不少，對他們政治上的關心卻是不

多。小組在各單位流動不定，單位領導上對小組同志們的思想情況了解不多，也難得做較深入的思想工作，因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小組的組織生活，政治教育，形成無人過問的狀況。而小組的人又分在四下工作，任家路幾個，蔣家墩幾個，還有幾個在江心水壩站……工作情況相互不大了解，集體的督促、批評、幫助也就很少。楊德重領着幾個工人一心鑽到機器的研究中去了，光搞機器，也夠他忙的了，技術上的問題要去請教工程師，得睜別人的空閑，一趟一趟地跑。安裝上的問題得請機工焊工們幫忙，焊了又割，割了又焊，人家也感到怪麻煩的，還得給做點政治工作。而且設備也缺，最需要的空氣壓縮機一直沒有弄到手，公司領導上總感到小組不是自己公司的，試驗又沒有把握，要拿出這樣筆錢去買，多少有點不上算。楊德重整天就為這些事東奔西跑，忙忙碌碌，有時連請假手續也不周到，弄到月底薪水也領不到，這樣，自然也和小組的同志們一天天疏遠了，漸漸地相互之間不免有了隔閡。

楊德重感到這樣下去總不是長久之計，為了完成機器的研究，還是應該回到原來的三公司去，應該恢復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可是，在三公司抹灰活不是經常有，拿計時工資的時候多，在外邊打游擊，活多，拿計件工資，常常超額，兩下收入相差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因而，領導上雖然同意他們回去，小組有的同志却有些怨言。

按照小組的老規矩，不管誰拿“計件”誰拿“計時”，每月總是把工資拿到一起，打亂按等級重分，可是，自從楊德重幾個人專門搞機器，沒有經常參加生產以後，有的同志就有了意見：“咱們累的要死，他們一天啥活不干也和咱們一樣分工資，這叫不叫剝削？”“干脆，別超額，超額也是給人家賺的。”

“這樣不行，誰掙的錢歸誰，干嘛要打亂平分！”

这样，小組第一次出現了各得各的工資的現象，搞機器的人要比別人一月少拿二十多元。這使楊德重吃了一驚，沒想到小組同志們的思想有了這樣的變化，這樣下去小組是很難鞏固的。

整風鳴放開始以後，小組里不滿的情緒集中爆發了，幾百張大字報對楊德重提出了意見。有的說：楊德重不關心小組同志，只關心機器，而關心機器是為了個人出名；有的說：楊德重有家長領導作風，小組的事他說了算，別人的意見接受的少；有的說：楊德重培養人也有偏心，只看重聰明能干象小范那樣的徒工，對年紀大點、手腳笨點的人就不培養；有的說：楊德重小組比別的抹灰小組掙錢少，在外邊工資多，偏要拖回來，讓大家都減少了收入；有的說：干活不干活都一樣拿工資，太不合理；……小組已經臨近分裂的邊緣，副組長孫樹林公開地說：“垮就垮吧，憑技術到那兒也能當七級工。”有人附和着：“何必呢，不出組也是為楊德重爭名譽。”

楊德重把這一段時間叫做他一生中最難受的时刻，在舊社會里，他受過多少苦，遭過多少難，但沒有當人掉過一滴眼淚，這次，在小組會上他淚珠兒連串地往下滴，他真想不到小組有些同志對他的意見這樣多，對他的誤解這樣深，和他的距離這樣遙遠……想不到他的一片真心落下一片怨恨，八年來一直高舉的紅旗這一次要連根拔了……他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覺，他想呀想的怎麼也想不通。猛然間，他一下想起了，為着搞機器他好長一段時間與小組切斷了思想上的聯繫，好久沒有在一塊兒學習，好久沒有開黨、團的小組會，好久沒有找支部書記談話，沒有向黨匯報自己的思想情況了……“沒有黨的領導呀真是寸步難行！”他迫不及待地披起衣服要去找支部書記，一轉身，黨委李書記正在他的房門口。……

李書記一次一次地同他談話，使他從震驚中鎮定了下來，他